

呼伦贝尔漫长的冬季，大地只剩下一片白，巴尔虎人在雪地上穿的衣服比六月份开的野花还漂亮。

御寒的厚皮袍，穿在他们身上不显得臃肿，皮袍外边罩着红缎子绿缎子蓝缎子的华丽坎肩。坎肩的衣襟绣上了滚边儿，上面缝着锻造精细的铜扣子。巴尔虎人穿着这样的衣服，在雪原上一跳一跳地走，成为最漂亮的生物。

真漂亮，他们等着别人说这句话。人与衣服之间出现了美，是说这个人与环境确立了恰当的关系。白茫茫的雪原衬托了他们的鲜艳，人们把赞美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们。巴尔虎人长得也好看，男人脸上有红松鳞片里层那种肉红的肤色。他们脸上带着笑意，像赶赴一个酒局，或心里想着姑娘。

三株山茶树，一株在院内西墙角，有一米多高；两株在院外，一高一矮，矮的不到半米，在花坛边上；高的足有两米，与邻家院外花坛相接。

这三株花树都是刚搬到这个地方时种下的，到现在有十七八年。山茶树历经严寒酷暑，终年常绿，冬季开花。从初冬时就有花苞，天气越寒冷，花苞越繁密。最冷时节，艳丽如锦的花朵挂满枝头，前后半个月左右，小院内外红红火火。

说来惭愧，我对这三株山茶花并没有怎么侍弄。它们在室外，全凭老天的雨水，只是在夏天最热时或连续多天不下雨时，才与院内桂花树、竹子、院外蔷薇花等一起浇点水，也从不施肥，不怎么修剪。可以说，它们一直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

“唯有山茶殊耐久，独能深月占春风（宋·曾季狸《山茶花》）。”确如这首诗中所说，无论什么时候，山茶树的叶子都碧绿、油光发亮，而每年初春之时，山茶花蕾饱满，红花盛开，送来春的气息。山茶花开时节，正是腊月末正月初、江南第一场雪时，雪中山茶花树满满泛泛，花瓣层层叠叠，花蕊丝丝嫩黄，白雪中花朵红艳、饱满，花树娇美、茂盛，无论在哪个树前一站，都能闻到清冷芬芳的香味。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特意院内、院外来来回回，仔细观察三株树，数一数最高的那株山茶树上被叶茎包裹的粉嫩嫩的花苞，竟有近百个！

我有时想，这三株山茶花树同时栽种的，我们对它们一视同仁，为什么大小、高矮、开花等各有不同？它们的位置稍有不同，阳光照射强度不同是一个原因，有没有其他原因？忽一日，看到东边的邻居家先生给自家月季花浇水，用长长的水管淋，水也淋到我家的花树上。我心一动：高大的那株山茶树，与他家相邻，其实也在借光——被浇水呢。他家的月季花长得高大粗壮，常年开得五颜六色的花，除品种的原因，也是有心有闲、精心养护的缘故。我暗暗感谢邻居，他们有意无意帮我们给花浇水，这株山茶树才长得这么好，在三株中长得最好吧？

感动之余，我有些惭愧：以前对山茶树疏于管理，基本是不理但“睬”——只从花中获得美和愉悦，并没有为它做些什么。手机搜一搜，查山茶花的养护方法：“山茶花，别名山茶、茶花、耐冬、晚山茶等，原产我国云南、四川等地。山茶花喜光耐旱，干透及时补充水分，叶片经常喷水比较好，土不干不浇水，怕涝，怕冻。冬天注意保温，喜肥水，浇水时加点营养液，植物生长会更好更旺。”

“山茶花疏蕾的目的，在于减轻母株负担，避免花蕾过多、养分分散而致花蕾变黄脱落。”山茶树的坚韧和顽强，给我人生的启示；山茶花温柔、轻盈的花朵，触动我的情思。我应当精心地、勤快地用科学知识打理家里的花、草、树、木、竹，尤其是这几株山茶树，以对得起它给予我的所有美好。

巴尔虎花朵

鲍尔吉·原野

雪原上，与巴尔虎人盛装媲美的是他们的旗帜。虽然现在的行政区划叫村、乡、旗，但不妨碍巴尔虎人在心里沿用古老的传统划分自己的归属，飘扬于他们节庆日子所打的旗帜上。所有的旗上都绣一只虎，颜色有正红、正黄、正蓝、正白、镶红、镶黄、镶蓝、镶白，一共八旗，这是清朝的朝廷赐给他们的编制。辛亥年武昌起义后，各地早抛弃了清朝的旧制，巴尔虎人挺倔，他们还在旗。

说到清朝（而不是满族）的官方礼节，恐怕在全世界也找不到了，满族人那里也不一定有，但巴尔虎人这里有遗风。所谓礼

仪，当年一定由上层传到下层，“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即这个意思。朝代更迭，风尚迟钝地在边疆保留下来，这里的人们把当年官员的礼仪当成好东西模仿，后来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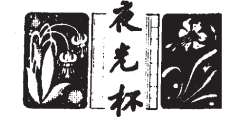
巴尔虎人过除夕，先给长辈请安。这像汉族人过除夕要包饺子和放鞭炮一样。巴尔虎人向长辈请安的礼仪如下：晚辈小步趋前，出左脚，右膝跪地，捧哈达举过头顶献给老人。右手拄地，等待老人的祝福。所有巴尔虎人都相信，这一刻接到了老人的祝福，新的一年必定大吉大利。晚辈右膝跪地的叩拜仪式，来源于清廷，不是满族的习俗，更不是蒙古族习俗。他们相信，单膝跪地才是货真价实的请安，其它不圆满。

等待老人的祝福（接福）时，请安人会有一点紧张。平时没照顾好老人，老人不会祝福你。他们也怕老人把祝福的话说错。总之一刻刻很神圣，全家人屏住呼吸等待祝福的话语像圣旨从老人嘴里缓缓吐露。

晚辈说，“今天是除夕，祝老人长命百岁，身体健康。”老人说，“祝晚辈们健康快乐，生活幸福。”

晚辈迅速把自己蒙古袍的大襟儿往前往上一兜，这叫卷福，把老人的祝福全接到自己的怀里，毫无遗漏。由此，除夕夜过得非常幸福而且成功。卷福是巴尔虎人的制作，跟朝廷没关系。

除夕夜，巴尔虎人吃包子。包子比饺子包过来的福气更多，就好像他们用蒙古袍的大襟把老人的祝福卷到自己怀里一样。他们还煮羊脖子肉和羊肩胛骨肉。除夕夜，他们给佛爷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在巴尔虎人的家里会看到，他们给佛爷准备了三角形的油炸果子。果子上面扎三个眼儿，一盘里面装九个。佛爷看到果子，会从天空徐徐降临到这个牧



风足足刮上几天，就在天然的保鲜库里等待被主人唤上餐桌。主妇愁的是风向转南，天变“热抱抱”，东西会变质鲜；也怕雨雪袭来，湿脱了东西，常常半夜闻声，起身拿一张旧报纸穿个洞，盖在挂件上。清早起来，看到报纸盖上薄薄的积雪，犹如戴上了雪笠。遇到劲风，还有冰檐挂下，那实在是江南难得的冬景。

那还是个食物稀缺年代，记得购物本上除了瓜子花生金针菜冻鱼冻肉，主角大头就是一家一只的冻鸡了。冻得白森森光脱脱硬邦邦，那也是稀罕的主儿，在北窗上尽显身价。由于每家一只，机会均等，倒也在窗檐下哼着平等的赞歌。谁家有路子能多来一两只活鸡，那窗檐的平衡也就被打破了。“哎呀，陈家妈，依那屋里哪能介有本事啊？”在临近的一个机关院里，专有一位夫人警惕性高。她会每天到各



民的家里。初一早上，巴尔虎人隆重祭祀苏立德。苏立德的外形和蒙古语语义都是“矛”的意思，是兵器。相传当年成吉思汗出生时手里攥一块胎血。掰开看，胎血菱形，如矛形兵器。后来归顺蒙古的金人耶律楚材招呼俄罗斯工匠照此打了一种兵器——苏立德。它立在蒙古包的门前，是成吉思汗的象征。黑色的苏立德代表战争与力量，白色的苏立德代表和平与权威。蒙古国政府迎接外国人的元首时，会引领客人瞻仰苏立德，向苏立德致敬。巴尔虎人祭祀苏立德用奶茶和奶粥，奶粥里放红糖、红枣和葡萄干，这是和平与力量之神最喜欢的食物。巴尔虎人祭祀苏立德，祭祀词如：“请求苏立德保护家乡的草场平安，保护全体牧民的牲畜平安，保护全体牧民平安。”然后他们围着苏立德转三圈。转这三圈很有必要，意味着与过去告别，新的一年从吉利开始了。

祭过苏立德之后，巴尔虎人欢快起来。他们开始喝茶吃肉，备上最好的马到邻居家拜年。巴尔虎人有一个美好的习俗，大年初一，全村人争先恐后地给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拜年。然后用蒙古袍的前襟把老人的祝福卷回来。为老人拜年不能空手，他们给长者敬上缝制非常漂

亮的蒙古袍，和绣着吉祥图案的绸面坐垫。在这个村子里面，谁家有高龄老人，他们家最有福气，人们争先恐后地去他家拜年。

祭好苏立德，给老人拜完年，巴尔虎人愉快地穿着他们漂亮的衣服，去洁白的雪原上鲜艳。他们骑马从这个房子移动到那个房子，从那个房子再移动到另一个房子，雪原上开满名为巴尔虎的鲜艳花朵。

独居在林

守林人先奎

赵玉龙

下去守林。这是深居山林带给他的习惯。或许是早晨的空气太好，或许是由于他的尽职，或许是由于他睡不着，不得而知。他在林场的房子边养了一些土鸡，种上几棵丝瓜，在寂寞清苦的岁月中得到劳动的慰藉。

林场里柴火很多，他根本烧不完。但是他通常会把山上的枯柴收拾在一起，捆好。这是他每天会做的事情。林场山高，来访的村民不多。如果有村民来了，他会热情招待他们。将自己藏着的腌肉拿出来，蒸鸡蛋招待客人。有时候他会托山下的人给他带来一些生活物资，他们也乐于帮助他。大家知道，他的行动不太方便。等到来访的人回去，先奎就送他一捆柴火，让他背回家。有时候，他也会自己下山一趟，扛着一根扁担，带一些山货下山去。后面跟着一条通人性的黄狗。

大约每半个月会下山一次，挑上来的无非是大米、菜油、蔬菜之类的生活物资。在蜿蜒的山路中他一瘸一拐地前行，如此镇定，令人敬佩。

过年的时候，村里干部还会给他送去一些礼品，给他拜年。于是他很是感激，在自留地种了些蔬菜，在竹林里挖些早笋，去谢他们。对别人给予的微小的恩惠，能够铭记在心，这是像他这样的人所怀有的品性。

家悠悠，看看谁家多出了鸡脚。那时没纪委，但在这双警惕眼睛前也会提醒家属，“小心别挂出去了，人家要来数的！”

我家平头百姓，本事没啥，就是有个乡间阿叔，年年腊月会缚上几只自养的芦花母鸡来贺年。于是整个墙门里热闹着，汤锅烧沸水，杀鸡炖毛，忙得不可开交。各家有门路弄来鸡的其实也多，于是那场景就像鲁迅

《祝福》里写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戴着绞丝银镯子”。插筷放盐的鸡血另外存起，鸡内杂留着些小炒，鸡毛呢，旁边的义乌小贩挑着糖担早候着，收去做鸡毛掸子。女孩子们舍不得，硬要挑出有粗毛管的，拿铜钱布包了做底，漂亮的毽子就在院子里上下翻飞了。杀好的活鸡在挂上北窗前，所余的东西就一点点内脏垃圾，由摇着铃

七十岁的他学会了网上购物开心得不得了。他开始了三天两头的网购，有时一天要买好几样。渐渐家里角角落落堆满了东西。

他打电话给儿子：腊月到了，我给你买了一双护膝，你有空来拿啊！儿子说，你瞎操心啥呀？我需要难道不会自己买啊！他又说，我给你儿子也买了一双新鞋，不是快要过年了嘛，你有空带他过来呀。儿子有点烦了：你呀，管好自己不让我操心就行了，孩子的鞋我们会买，你又不晓得他喜欢穿啥样的！

过年了，儿子一家看他来了。看到老爹屋子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得乱糟糟的，儿子有点生气了，说他东买西买堆了一屋子的东西像个杂货铺，问他是不是钱多得用不掉？他笑笑说，网上购物方便，我腿脚又不好，省了我不少麻烦，再说网上东西还便宜，又花不了多少钱。儿子说，不需要的东西再便宜你买了就是浪费。

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了，把一旁的孙子揽过来对孙子说，我觉得现在发明了快递真好，想要什么东西，手指一点就送上门来了，孙子你说是不是啊？

二年级的孙子说，但是有些东西快递肯定是送不过来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愿望，想要一个好朋友，快递能给我送来吗？

他摸摸孙子的头叹了口气说，爷爷也有一个愿望，爷爷想让快递经常把你们一家快递过来看看我，当然，这个也是不能快递过来的啊！……



鼠年肖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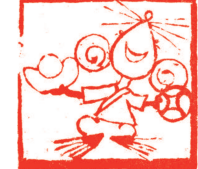
陈少峰



曹兵



葛栋



吴颖

大雪凌晨，天乌乌的，于暖被窝中想到这个题目，很有点像鲁迅看社戏似的，“却实在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如今高楼处处，没人会仰头落帽去留意窗檐下，不论是腊月还是平时。但几十年前，我们青年少年那会儿，浙东的小城民居陋舍，窗檐下总会亮出什么新鲜，至于腊月，更是叮零当唧，一幅家家都要绘就的年画了。

那年月还没冰箱，平时日子现买现吃，家家手头你也就这几个菜钱，没啥可存储，倒也杀刮清爽。年节时，就不一般了，再穷抽也得备着些，除夕、春节一直到上灯夜元宵，过年的不二主题永远是吃。于是，北窗的檐下自然成了天然冰箱，一条木椽叮当几枚钉子一敲，细麻绳搓上几络，林林总总的年货也就挂上亮相，跟着年节的一天临近，或增或减，窗窗有生气了。竹篾撑开的鳊筒，自家灌制的腊肠、乡间活宰的猪腿、腌得乌红发亮的酱肉，齐齐挂上。待西北

风足足刮上几天，就在天然的保鲜库里等待被主人唤上餐桌。主妇愁的是风向转南，天变“热抱抱”，东西会变质鲜；也怕雨雪袭来，湿脱了东西，常常半夜闻声，起身拿一张旧报纸穿个洞，盖在挂件上。清早起来，看到报纸盖上薄薄的积雪，犹如戴上了雪笠。遇到劲风，还有冰檐挂下，那实在是江南难得的冬景。

那还是个食物稀缺年代，记得购物本上除了瓜子花生金针菜冻鱼冻肉，主角大头就是一家一只的冻鸡了。冻得白森森光脱脱硬邦邦，那也是稀罕的主儿，在北窗上尽显身价。由于每家一只，机会均等，倒也在窗檐下哼着平等的赞歌。谁家有路子能多来一两只活鸡，那窗檐的平衡也就被打破了。“哎呀，陈家妈，依那屋里哪能介有本事啊？”在临近的一个机关院里，专有一位夫人警惕性高。她会每天到各

家悠悠，看看谁家多出了鸡脚。那时没纪委，但在这双警惕眼睛前也会提醒家属，“小心别挂出去了，人家要来数的！”

我家平头百姓，本事没啥，就是有个乡间阿叔，年年腊月会缚上几只自养的芦花母鸡来贺年。于是整个墙门里热闹着，汤锅烧沸水，杀鸡炖毛，忙得不可开交。各家有门路弄来鸡的其实也多，于是那场景就像鲁迅

《祝福》里写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戴着绞丝银镯子”。插筷放盐的鸡血另外存起，鸡内杂留着些小炒，鸡毛呢，旁边的义乌小贩挑着糖担早候着，收去做鸡毛掸子。女孩子们舍不得，硬要挑出有粗毛管的，拿铜钱布包了做底，漂亮的毽子就在院子里上下翻飞了。杀好的活鸡在挂上北窗前，所余的东西就一点点内脏垃圾，由摇着铃

铛的清洁工收走了。而上了北窗的活鸡因为它的质地在一众列阵中不再一般。轻快快热腾腾的过年画面就这般的合着孩子呀平民啊的欢意缓缓拉开了。

待到河开燕来，江南耕牛倒映在稻田春水，这北窗檐下的景物算是退去了，生活又复归“无檐”的日子，等待来岁的重演。回到开头的话题，我想，那么多年过去了，能在记忆中还能这么清晰地留着窗檐下的细节，委实是一种原生生活的深深根脉。

如果用如今流行的微信短句让我来说说记忆中的年味，我会选择这扇窗檐，那便是——“北窗腊肉，南窗晒褥。东窗摇竹，西窗剪烛”，四面八方的游子乡亲道不尽窗下别情了。

十日谈

年俗味儿

责编：杨晓晖

海岛上的春节习俗，请看明日专栏。